

辜鸿铭

(1857-1928)

辜鸿铭 翻译家、文学家。名汤生 自号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7月19日（清咸丰七年农历闰五月二十八日）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

辜鸿铭幼年接受西式教育。1868年 他随义父布朗（英国人）夫妇前往英国游学。在养父的培养下 他对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73年 他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 师从卡莱尔，专攻西方文学。1877年 他以优异成绩毕业 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去欧洲大陆学习，得莱比锡大学工科文凭。1880年 他从英国回到槟榔屿，任职于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1882年 他与撰写《马氏文通》的马建忠相遇 深受影响 转而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1885年 他到广州 进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后任湖广总督）幕府 担任洋文案（秘书）处理翻译、

邦交事宜。1893年，他兼任武昌自强学堂讲习。1905年 他担任外务部部郎，并出任上海黄浦浚治督办。1910年 他被清廷列为“游学专门”一等 赏给文科进士 位第二 列严复之后。1911年，他担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1915年9月 他被聘为北京大学英文门教授 讲授英诗和拉丁语等课程。1924年10月，他应日本大东亚文化协会邀请赴日讲学，达三年之久。1928年初 他被委任为山东大学校长 未到任。

1928年4月30日 辜鸿铭在北京病逝 终年71岁。

辜鸿铭精通英、德、法、意、拉丁、希腊语 推崇儒家学说 反对新文化。著有《尊王篇》（英文）《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英文 即《中国人的精神》）《呐喊》（德文）《辜鸿铭讲演集》、《读易草堂文集》等 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译有《痴汉骑马歌》等 又以西文介绍儒家经籍 将《论语》、《中庸》等译为英文 在西方流传甚广。

巧妙答房东太太

辜鸿铭早年在英国读书时，阴历每年冬天，必在自己的房间里备下酒馐 遥祭祖先。英国房东太太等他叩完头、祭拜完毕之后，笑嘻嘻地揶揄他说：“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吃喝你的祭品呢？”

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就在你们的祖先嗅到你们所献的鲜花的时候。”回答得诙谐隽永，令人会心解颐。

倒过来看英文

辜鸿铭有一回在英国乘公共汽车，车上一群英国人趾高气扬，脸上露出瞧他不起的神情，他不动声色地掏出一份报纸来看。

这群英国人一看，个个笑得五官挪位：“看看这个大老土 连英文都不懂 还要看报 你瞧 他把报纸都拿倒了！”

辜鸿铭等他们笑罢 不慌不忙 用流利的英语说道：“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不倒过来看还真是没什么意思！”

这群英国人大惊失色 等车一停就赶紧下车了。

看不起洋顾问

辜鸿铭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中充当洋文案（外文翻译）时，幕府中也有外国人充当顾问。辜鸿铭认为他们水平

都不是太高，根本看不起他们。

有一天，一个外国顾问为了起草文件，来向辜鸿铭请教一个英文字的用法。辜鸿铭听后一句话不说，走到书架上抱了本又大又重的英文字典，“啪”地一声丢在外国顾问的桌子上，说：“你自己查去。”弄得外国顾问很是尴尬。

发奋读书

有一次 两广总督张之洞做寿 府中大宴宾客。一帮文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辜鸿铭也在席间大谈西方学说。谈兴正酣时，他突然发现同是幕僚的沈曾植在一旁一言不发，而且面有不屑之色。辜鸿铭忍不住问道：“沈公为什么一言不发呢？”沈曾植轻描淡写地答道：“你说的话 我都懂 但是你要懂我的话 还需读二十年中国书！”

这番话对他刺激很大 记忆犹深。他知道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还很不够，就向张之洞请教。在张之洞的支持和点拨下 辜鸿铭的学识日益精进。以后 他逐渐扩大范围，四部书、骚赋、诗文 无所不览。

二十年后 辜鸿铭再次见到沈曾植 他让人把张之洞的藏书一部一部搬到沈的面前，沈笑着问道：“你这是做什么？”辜鸿铭拱手施礼说：“请教沈老前辈 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的 我不能背 老前辈能懂的 我不懂？”

“native”与“chinese”

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中做洋文案之余，兼任对外贸易税

务方面的督察工作。在上任看公文的第一天，他见外国来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土货”(native goods)大为不快，立即将“native”改成“chinese”。他认为“native”一字含有“生番野蛮不化”的意思，非洲、美洲、澳洲土人固然可以这样形容，中华乃泱泱文化大国，所产的货物怎能以“土货”称之，应当称为“中国货”(chinese goods)。

同僚中有人对此举大为激赏，也有人大不以为然，说是“native”一字习用既久，外国客户恐怕难以接受“chinese goods”这一新名词。

辜鸿铭瞪着眼睛，大声骂道：“积非成是，奴隶思想，就算抚台把它改成native，我也照样把它翻成chinese。”

“呜呼哀哉 尚飨”

有一次，辜鸿铭应邀出席湖北自强学堂的开学典礼，全省官员以及教员学生百余人参加。典礼一开始，学堂监督梁鼎芬就将事先准备好的一篇颂词，叫一个日本归国留学生站在台前高声朗诵，对上至张之洞总督、下至学堂的各级上司歌功颂德。其颂词之谄谀肉麻，令在座的辜鸿铭浑身不自在。那位留学生终于朗诵完毕，辜鸿铭马上接着说：

“呜呼哀哉 尚飨——”

声音古怪又响亮，整个会堂顿时哄笑如雷，肃穆慷慨的气氛荡然无存。

擅长多种外语

有一次 张之洞邀宴来访的俄国皇储一行于晴川阁。辜鸿铭以法语周旋其间。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俄国皇储与希腊王子私下用俄语嘀咕 意思是当晚还有他约 宜节量。没料到他们的话音刚落，辜鸿铭当即对他们说：“此餐颇合卫生 还望贵客尽兴尽量才好。”客人十分惊异。

张之洞吸鼻烟 希腊王子感到好奇 忍不住用希腊语问俄国皇储，说主人鼻上所吸何物？辜又马上将此语转告张之洞，张随即把鼻烟取来，递给希腊王子。皇储和王子更加惊奇 深感中国藏龙卧虎 小觑不得。不久 当他们得知辜鸿铭所显露的还是其不太擅长的外文语种时，更是惊诧莫名，骄傲之心大为收敛。

临行之前 俄国皇储郑重表示 若辜鸿铭有机会到俄国游历，他一定会以上宾敬待。他还特意取出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 赠与辜鸿铭。俄国皇储后来抵达上海 逢人便说：“汉上见张总督 有辜某所通语文至博 各国无此异才。”

向外国人推广孔孟之教

有一次 日本政客伊藤博文来华 到武昌游玩 恰好辜鸿铭的英文《论语》译成 便送了一部给伊藤。伊藤说：“听说你素精西学 难道还不知孔孟之教 能行于数千年前 不能行于二十世纪之今日吗？”

辜随口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 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 数千年前 其法三三得九 至今二十世纪 其法也仍是三三得九 不能三三得八的。”

伊藤无言以对。

《爱民歌》

1902年西太后68岁寿辰时 大小官员大搞祝寿活动。辜所在的两湖总督府衙门自然也不例外，请来各国驻汉口领事及学界军界要人们 开怀畅饮 尽情消受。为了给大家助兴 席间还伴奏西乐 反复播唱新编为太后歌功颂德的《爱国歌》。

作为陪宴人员，辜鸿铭看着眼前热闹而又奢华的场面，忽然间想起了官衙外老百姓们的辛劳与悲苦。他颇有感慨地对邻座的梁鼎芬说：“唉 现在满街都在唱《爱国歌》 却没有人唱《爱民歌》的！”

梁鼎芬听罢，对他戏言道：“你何不试着编一首唱唱看。”

辜略一伫思 脱口：“我已得佳句四 梁大人愿意听吗？”
“当然。”梁某应声道。

这时，只见辜鸿铭摇头晃脑，一字一句地大声念将起来：

天子万年 百姓花钱；

万寿无疆 百姓遭殃。

闻听这惊人的十六字打油诗，满座一片哗然。

孔子之教的好处

有一次 他应邀参加一个外国朋友家的宴会 来客中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 众客人便推他居首座。席间 大家谈到中西之教问题，主人一向了解辜鸿铭的崇儒思想，有意活跃气氛 笑着对他说：“辜先生 你是一贯尊孔的 你说说孔子之教到底有何好处呀。”

话音刚落 辜鸿铭便笑呵呵地接道：

“刚才诸君你推我让 不肯居首座 即是孔子之教。若照竞争原理，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争到胜败决定后，才能举箸，要是这样，恐怕咱们今天这顿美餐，就谁也别想吃到嘴了！”

如此恰当的现身说法 直听得满座洋人点头称是。

鄙视袁世凯

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大吏同人军机。在一次宴会上 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 我是不讲学问的 我是讲办事的。”

袁世凯的一个幕僚以为袁氏得意之谈 特地将此语转述给辜鸿铭。他听后 语带讥讽地回答说：“诚然 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 如老妈子倒马桶 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 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言下之意是袁世凯不学无术，不会给国家和朝廷办好事，毫不掩饰其

对袁世凯的厌恶鄙视之情。

民初文坛“三大贤”

严复(又陵)、林纾(琴南)、辜鸿铭三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决维护者,都以其翻译著名,而且又都是福建人,因而在民国初年,被中国译述界称为“三大贤”。

虽然他们都以翻译而闻名,但是三人走的路线却各不相同。严复重在把西洋学说译介到中国来。辜鸿铭则是要把中国思想介绍到西洋去。他学贯中西,曾把《大学》、《中庸》、《春秋》等中国传统典籍翻译成外文,远播欧美,影响极大。林纾虽然没有留过洋,也不懂外文。但是他在回国留学生的帮助下,以古文笔法译外国小说,风靡一时,可以说是以中国方式推广外国文化。三人路线不同,性格各异,但是都对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痛骂严复和林纾

民国初年有一天,辜鸿铭、林纾、严复三人同去参加宴会。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相识。酒酣耳热之后,辜鸿铭突然大发怪论:

“如果我有权在手,必要杀两人以谢天下。”

有人问他是哪两人?他回答说:

“就是严又陵和林琴南。”

严复假装没有听见。林纾也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对

他说：

“这两个人如有什么开罪阁下之处，还望阁下念同乡之谊，手下留情才好！”

不料辜鸿铭却勃然变色道：

“严又陵所译的《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至于林琴南译《茶花女》，一班青年就只知侈言恋爱，而不知礼教为何物。假若不杀此两人，天下安得太平。原来，他不能原谅的，乃是严复和林琴南破坏传统文明所犯的‘罪过’。”

面对辜氏之骂，严、林二人无言以对，只好默不作声。

总统赏钱逛妓院

民国以后，辜鸿铭虽然做了北京袁世凯政府的议员，但对袁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有一天，他参加完会议，散会后收到300块大洋，美其名曰“出席费”。他心知这是袁世凯的收买手段，就立刻拿着这笔钱去逛妓院。在北京八大胡同的每个妓院里，让妓女们从自己面前鱼贯而过，每唱一次名，他就赏给每个妓女一块大洋。直到300块大洋散光之后，他才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关于银行家的国际名言

1913年，袁世凯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团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请辜鸿铭做翻译，辜来个狮子大张口，

要六千银元，银行团考虑到他那难得的语言长才，只好答应了。不料辜鸿铭并不领情，聘期一到，他立即走人。临走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

一语中的，反响十分强烈。最后这句话被当成英国谚语而收进了英国《大不列颠辞典》。

反对“改良”

辜鸿铭对从日本传入的“改良”二字极为厌恶，认为根本不合汉语的构词规律，清末时有所谓“女子改良学堂”之称，他直视为糟践女人的名称。民国初年，一般中国人对“改良”二字早已习以为常，他却对此不以为然，一直耿耿于怀。刚入北大那年，在开学典礼上，他借题发挥说：

“现在的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更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在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闻听此言，台上台下前仰后合，哄笑一片。

斥无形辫子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时，第一节课一走进课堂，同学们见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忍不住哄笑起来。

辜鸿铭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了一

番 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 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 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 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再也没有人笑话他。

照片风波

有一年 北大某毕业班的班长去求见辜鸿铭 请给一张照片 说是要放在同学录中 作为纪念。

不料 辜竟火冒三丈 说：“我又不是娼妓 用照片干什么 如果真的肯花钱 为什么不做个铜像作为纪念呢？！”

学生被搞得莫名其妙，只好走了。

掩饰写错字

辜鸿铭虽然擅长多种外语 但是中文却不怎么样。他上课写中国字时经常多一笔少一笔的，惹得学生暗暗发笑。

有一次 他讲授《晏子春秋》 不小心把‘晏’字误写成“宴”字。学生当即向他指了出来。他很是窘迫，一边纠正，一边自言自语说：“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是把‘日’的部位上下换了一下而已 字义就大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

学生中马上有人站出来，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写就成了“dog（狗）”。

辜鸿铭自诩中英文俱佳，不料被学生将了一军，耸了耸肩，不置可否。

看不起严复

有一次，辜鸿铭与他的北大同事徐子明在一起聊天。辜鸿铭问：“你看我和严又陵比如何？”

徐子明答：“您二位各有所长，何必要比。”

“严又陵所有的本领，我可能赶得上？”

“您精通多种外文，严先生不如您远矣。”

“严又陵又有什么可以和我比的呢？”

“严先生翻译的许多东西，现在很被人推崇。”

辜颇带轻蔑地说：“啊——你是说他那几本书？”

辜鸿铭看不起严复，其实主要是不满他翻译《天演论》。在他看来，《中庸》里“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就是“优胜劣败”之意，而严复竟把它当成自己的创见，十分可笑。

尊 王

在北大课堂上，辜鸿铭常常将英文“混乱（Anarchy）”译为“无王”，“Anarchist”译为“无王党”。本来希腊文“arche”是“政府”的意思，日本人译“Anarchist”为“无政府（主义者）”很确切，中国人也已广泛采用。但辜鸿铭却偏偏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常常对学生说：“中国现在无王，所以人人都是‘Anarchist’”。

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的教员会议上，他竟公然扬言：“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气得文科学长陈独秀差点儿晕过去。

还有一次，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校长也站起来准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瞥见，抢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那种神情，俨然蔡元培就是学校的皇帝。

称蔡元培为“好人”

蔡元培接长北大之后，奉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原先聘用的一些有保皇思想但又有一技之长的旧派教授仍加以聘用。

蔡氏声明说：“我聘用教员以其个人的学问、造诣为原则，在校授课以无悖于思想自由为界限……本校教员中如有脑曳长辔而持复辟论者，如果他所讲授的在英国文学的领域之内而无涉及政治，本校亦没有排斥干涉的理由。”其中的话语就针对辜鸿铭等人。对此，辜鸿铭深有体会。

因此，当“五四”运动来临时，虽然他是保皇党，却要同蔡元培同进退。辜的理由是：“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各自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别人问他“好人”之说如何解释，他答：“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你告诉

我！”

被改名‘辜鸿恩’

1917年7月，“张勋复辟”丑剧开演后，张勋担心南方军政两界起而反对，决定派员分赴各省做疏通工作。当时，列名为外交部侍郎的辜鸿铭，力任调停江浙之责。张勋便高兴地派他南下。

可刚到天津，就传来段祺瑞马厂誓师、兴兵讨逆的消息。辜鸿铭一惊之下，慌忙匿居租界旅馆，静观事态。不久，讨逆军司令部探知情报，打算照会某领事派捕协拿辜鸿铭。辜听到消息，又赶紧“微服返京”。

回京后，张勋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他答：“闻警中道折回。”

张勋大怒，骂道：“你有负委托，何面目来见我耶？！”

他顿首道：“鸿铭该死，乞大帅宽恕。”

张勋又说：“你辜负圣上皇恩，从今以后，我不呼你为‘辜鸿铭’，老实些呼你为‘辜鸿恩’罢了！”

忽出奇兵

有一次，辜鸿铭坐火车由沈阳回到北京。火车装饰极为豪华，由英国人经营管理，坐车的也都是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他恰巧与某个政府次长同一个包房。次长是喝过洋墨水、啃过洋面包的法国留学生，见他长袍马褂，拖着长长的辫

子，俨然是一个乡下老头，嫌他给中国人丢脸，不愿与其同住，就唤茶房要求搬入另一包房。

其时各包房都人满为患，势必与他人对换才能如愿，茶房无此权力，就把车长找来商议。车长是英国人，不懂中文。无奈次长英语也不怎么样，反复申述，车长仍不知所云。

正在尴尬之际，旁边的辜鸿铭操着极其流利的英语说：“这位先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嫌我老朽，想换个房间而已。”次长闻言大惊，面红耳赤，急忙跑到餐车坐了一宿。

“你们还没有讲完啊”

有一天，辜鸿铭正准备去红楼上课，后面碰巧跟着两位外国女教师。她们看到辜鸿铭留着长辫子，戴瓜皮帽，穿长袍，以为学校的国文教授听不懂英语，就在后面叽里咕噜地用英语嘲笑他。

就在他们三人要走上红楼门口的台阶时，辜鸿铭突然转过头来，用英文冲着两位外国女教师说：“你们还没有讲完啊！”然后又讲了一串拉丁语，弄得她们很是尴尬。

看不起外国教授

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辜鸿铭对于聘请来的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常常不太客气。有一天，他戴着一副大墨镜，拖着一条辫子，正坐在学校教授休息室，恰好一位新聘来的英国教授也踱进来。那个英国教授见他那副怪模样，忍

不住用手指着他，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旁边的校役：“那老头子是谁？”校役贴近他的耳朵恭敬地说：“辜教授。”英国教授笑了笑，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对方，仿佛是在取笑他那举世无双的辫子。

这时，辜鸿铭便用英语问那英国教授的姓名，教哪一学科。当英国教授告诉他是教外国文学时，他当即改用拉丁文与他谈话，见对方应对不下了，他才偏着头，让眼光从墨晶眼镜上面的空隙里看过去，故作惊奇不解地说道：“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弄得那位英国教授大窘。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失敬的那位老头子，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

约法三章

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课。上课的第一天，他拖了一条大辫子，用红丝线系上，戴了一顶红帽结里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走上了文学园的汉花园红楼。

到了教室后，辜鸿铭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约法三章，你们受得了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就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

全班同学听后，都认为第一、二章都容易对付，第三章有点儿困难，可是大家慑于辜鸿铭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